

# 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论纲\*

苏新宁

**摘 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立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发展变化规律和趋势,指出:学科体系从面向科技情报逐渐转为面向社会科学、农业、医学、军事、安全等领域;学术体系从关注科技文献、文献交流规律的研究逐步拓展到关注信息资源、数据资源、知识资源的采集、组织、处理、检索、服务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话语体系从科技发展、文献工作扩大到资源建设以及各领域的信息化建设,继而逐渐拓展到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大情报观下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分析守正与拓展视角下的情报学学术体系,强调情报学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话语领域和核心话语权。研究认为,中国特色情报学一定要能够发情报思想之声、在国家战略中展现情报之魂、落实情报决策支持之力,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负时代,在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参考文献 30。

**关键词** 中国特色情报学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学科建设 话语权

**分类号** G250.2

##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 Xinning

### ABSTRACT

Intelligence studies has acquired a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under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establish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such a good situation.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under the view of big intelligence is put forward, as well as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cademic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ity and expansion are emphasized.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ore discourse field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dialectically expound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图书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VXK09)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special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No. 19VXK09) which is one of the project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苏新宁,Email:xnsu@nju.edu.cn,ORCID:0000-0003-1632-8716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SU Xinning, Email:xnsu@nju.edu.cn,ORCID:0000-0003-1632-8716)

among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at las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cademic system should start from a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refore,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nd then the goal of serv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is set up, and build a large intelligence discipline framework to meet the intelligence needs of all walks of life and all fields. Hence, performing duties, integrating and promoting of all branches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re needs of this framework.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brought many new growth points for the research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has been expanded. However, the expansion has inevitably led to the diffusion of discipline research.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expansion” should be consolidated in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it will actively spread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oretical methods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influence other disciplines and exp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long the core of “intelligence”; and to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e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by integrating the theories, methods and knowledge of other disciplines in the “integrity”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problems are explained by the theory, thinking and knowledge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telligence knowledge lays the foundation of discourse, intelligence theory sets the core of discourse, and intelligence thinking shows discourse skills, so as to reflect the discourse confidence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reflect the discourse innov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disciplines, then show the core discourse power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several aspects of discourse power: intelligence discourse of literature rules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academic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schematiz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ront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fac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military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diplomacy and so o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a discipline is based on a sound discipline system and a solid academic system. A discipline discourse system with foundation, thought, self-confidence, appeal, influence and dominant power needs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ory, thought and knowledge of discipline. Consequent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should improve the discipline theory at first, and then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with a broad vis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voice of intelligence thought, the soul of intelligence in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strength of intelligence decision support, then never forget why you started, bear upon the task, live up to the times, and finally play a greater role in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30 refs.

## KEY WORDS

Intelligence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iscourse power.

## 0 引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

势”,“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sup>[1]</sup>。情报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全面交叉、信息技术深入应用的学科,如何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情报学领域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情报学领域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认知:情报学学科在国家、政府层面的决策中影响力不大,话语权较弱,没有学科应有的话语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情报学始终没有重视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没有很好地去思考本学科的核心话语如何体现,对体现本学科专业知识、理论知识的话域的界定比较模糊。这些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本学科的研究领域随着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变化在不断转型和深化,而学科的核心话语范围也随其不断变化。新的时代、新的使命、新的任务,需要我们重新定位并审慎规划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促进情报学更加快速的发展。

一门学科的学科体系通常确定了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应用领域,科学的学科架构可为学科规划、学科发展、学科定位奠定坚实的基础。学术体系是在学科体系的框架下所进行的理论、方法的研究探索,重点在于解释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发展规律,并形成体系化的理论和专门知识。学科的话语体系是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专业知识的外在表达形式,学科知识体系展现了学科的核心话语,核心话语应集中于学科体系的框架之内。由此可见,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紧密相关,学科话语体系的形成源于该学科体系化的、扎实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学术体系,而学科体系则是对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范围的确定。所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不可分开。

新的时代、新的需求赋予了情报学新的使命,原有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进行拓展和深化。环境的变化、技术的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以及情

报需求的改变,促进了情报学研究 with 情报工作向纵深与广度发展。情报学学科需要拓展,情报学理论和知识体系需要演进,情报学话语需要更加体现学科内涵。情报学应当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中的“耳目、尖兵、参谋”,担当起国家安全与发展卫士的使命。

## 1 中国特色情报学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情报学的起源与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紧密相关,并随着情报工作的不断深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研究环境的逐步改变而不断发展。从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技情报大学”算起,至今已有60多年的发展历程。情报学学科虽然诞生时间不长,但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以及外部环境的促进下,得到了迅速发展。

### 1.1 中国特色情报学起源概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技水平低下,同时面对西方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封锁,科研人员获取科技资料十分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之下,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正式开展起来。1956年,周恩来总理建议,在编制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把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国家发展规划<sup>[2]</sup>,并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科技情报工作<sup>[3]</sup>。同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科学情报研究所,1958年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自1956年起,国家各行业(航空、医学、铁道、建筑、国防、化工、电子、煤炭等)科技情报研究所陆续成立,各省市科技情报研究所也相继成立。因此,1956年可视为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正式兴起之年。

在情报工作开展之初,业界深感人才的匮乏。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技情报大学”,专门设立“科技情报系”,1959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科技情报专业本科生,同年中国科技情

报大学并入中国科技大学。这之后一直到1978年,由于国家处于调整时期,科技情报专业中断招生并遭停办<sup>[4]</sup>。虽然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和当时的科技情报专业只是昙花一现,但仍可视为新中国情报学发展和情报学教育的开端。

1978年,武汉大学率先建立科技情报专业,开始招收情报学专业本科生<sup>[5]</sup>。考虑到当时我国的特殊国情,国外的情报学教育模式不能完全照搬,因此当时创办科技情报专业的唯一依据是我国已经建立的科技情报体系,即依照当时科技情报工作的 workflows、核心任务及组织体系来建立我国的科技情报专业。当时建立的情报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两个面向,一是面向科技发展,二是面向文献交流。因此,当时情报学主要关注科技文献中情报交流规律的研究。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于1978年开始招收科技情报学硕士研究生。1990年11月,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现信息管理学院)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我国第一个情报学博士点,标志着我国情报学教育形成了由“学士—硕士—博士”三层次学位构成的完整体系。博士后培养方面,2002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设立国内首家情报学科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03年武汉大学设立国内首家情报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除科技情报专业外,其他学科领域也逐步开展情报学的人才培养与相关研究。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现归属北京联合大学)招收首届社会科学情报专业本科生;1985年,白求恩医科大学招收第一届医学图书情报学本科生<sup>[6]</sup>;南京农业大学于1985年成立图书情报专业,并于1986年招收首届面向农业领域的图书情报本科生;1990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获得科技情报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首个主要面向农业情报方向招生的硕士点;1986年,解

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现并入国防科技大学)率先招收军事情报方向本科生,1990年设立我国首个军事情报学硕士点,1998年设立国内第一个军事情报学博士点;2005年教育部将公安情报学纳入本科专业目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成立公安情报学系,开始招收公安情报学专业全日制本科生<sup>[7]</sup>;2009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设立生物情报学专业硕士点;2018年,首个面向农业情报的情报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落户南京农业大学。

情报领域的相关学会(协会)在1978年后陆续成立。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成立,随后各省市相继建立科学技术情报学会;1980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卫生部、解放军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多家社团组织成立中国医药信息(情报)学会;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1988年国防科学技术情报学会<sup>①</sup>成立;1995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成立。同时,其他各行业学会下几乎均设有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专业委员会。

综上,我国情报学起源于科技情报工作,情报学的理论、方法及技术主要围绕科技情报(文献)工作流程进行深入探讨,相关原理主要针对文献规律而产生。可以说,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推动了我国情报学的诞生,情报学学科的发展为我国情报工作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学术细胞,促进了情报工作向纵深发展。

## 1.2 中国特色情报学发展概述

如前所述,我国情报学主要依赖科技情报工作体系和情报工作任务而创建。我国早期的科技情报工作与科技文献密切相关,这使得情报学创建之初的许多基础理论、研究方法 with 图书馆学并无明显的区分,而且许多情报所派生或依附于图书馆。在当时的图书情报学界,有

① 1993年在民政部社团司登记时名为中国国防科学技术情报学会,1998年改名为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

学者呼吁“图书情报一体化”<sup>[8]</sup>,虽然这种讨论主要是针对图书情报机构和工作一体化的,但不可避免地也会涉及情报学学科建设。随着信息爆炸式增长和网络的普及,有关图书情报一体化的讨论开始逐渐减弱。

20世纪80年代前后,情报机构尤为注重情报的检索服务,即从手工检索到单机检索再到联机检索,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也围绕情报检索,不断探索检索理论、技术和算法,对联机检索的方法和相关数据库进行解析。同时,学术界出现了对汉字信息检索与标引技术的理论、方法研究热潮,这一热潮源于我国汉字信息处理工程(748工程)的启动,748工程中的一个分支就是汉字情报检索。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有关情报检索算法和汉语信息自动处理的研究为情报学带来了很大活力,促进了情报学研究与计算机的紧密结合。

自90年代开始,情报机构开始注重数据库建设。1991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成功研制“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其后众多用于文献和情报服务的数据库陆续由情报和文献服务机构开发,如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化工部情报研究所分别开发了联机情报检索系统,以便向公众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情报机构的科技查新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家层面和一些部委相继建立数以百计的科技查新工作站。总之,情报工作与计算机技术的密切关联,促进了情报学教育与研究在计算机情报管理与利用方面的不断深入。

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化浪潮袭来,情报学学科为顺应这种变化,开始向信息管理领域拓宽。1992年,“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改名为“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随后大量情报所更名为信息所,图书情报系(学院)更名为信息管理学系(学院),许多情报学专业课程名称中的“情报”改成了“信息”,情报学研究内容完全拓展到了“信息”。之后,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更是加速凸显出情报学的“信息”和“网络”属性,信息构建理论被引入情报学领域,网络信息资源建

设的技术与方法成为情报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在互联网普及的推动下,各种网络信息资源库开始建设并陆续提供服务,如万方数据、重庆维普、中国知网等陆续建成并提供学术资源服务。一些围绕信息的情报学理论被学者们提出,如马费成从信息链结构角度提出情报离散分布原理、有序性原理、相关性原理、易用性原理、小世界原理、对数透视原理<sup>[9]</sup>,梁战平又补充了四个理论,即重组原理、隐藏原理、可视化原理、最小努力原理<sup>[10]</sup>。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情报学带来新的机遇、增添新的活力,国家战略的制定和新技术的应用给情报学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情报学界开始意识到情报必须与国家战略、决策支持更加紧密地联系,应当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正式印发,这一文件成为情报工作向智库转型的风向标,智库功能被列为情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报学的研究重点从文献、信息向“情报”转移,情报学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迎来了又一次高潮。2011年首届情报学博士论坛召开,2014年《情报杂志》主办“华山情报论坛”,之后发起“情报学学科建设”焦点话题讨论。2017年,南京大学召开首届“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其后发展成情报学年会),并发布“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对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发展提出五个重新定位<sup>[11]</sup>。2019年第三届“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并正式升级为中国情报学年会。以上这些学术论坛/会议重点探讨了情报学学科的未来发展、情报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情报工作的重点任务,特别是“南京共识”提出的五个重新定位,为情报学在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中展现“情报”话语指明了新方向。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情报学研究领域已从科技情报拓展到医学、农学、社会科学、公安、军事、安全、国防等多个领域,情报学硕士点(包括专业学位硕士点)近百个,十三所

高校拥有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 120502)博士点,三所高校拥有军事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 110504)博士点<sup>[12]</sup>。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情报学硕士、博士毕业生走向社会,并在各行各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情报学学科已经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 1.3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契机

情报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也是一门交叉型学科,更是一门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研究领域的实践型学科。在新时代、新环境、新技术的驱动以及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需求下,情报学迎来大好的发展机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为趋势,建立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情报科学体系已成为学界共识。顺应时代变化的情报学理论方法亟待创新,充满情报学知识的学科核心话语期待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情报学虽然创建时间不长,但情报思想却是源远流长。早在中国古代,饱含中国特色情报思想的《孙子兵法》《六韬》《三十六计》《问书》等军事著作就已出现,虽然这些思想并没有在情报学理论中得到明确表述,但其中许多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因此,吸收这些思想并结合时代特征、技术发展、国家需求以及现有情报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学术体系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中国情报学科在诞生之初就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即使后来经过不断发展和变化,但都与国家需要、科技发展、社会需求、国家安全等紧密联系。今天,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已渗透到各行各业以及众多研究领域,大情报学科的思维以及情报学学科的发展,都为加快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创造了条件,在情报引领科技<sup>[13]</sup>、情报服务健康<sup>[14]</sup>、情报促进农业<sup>[15]</sup>、情报主导警务<sup>[16]</sup>、情报维护安全<sup>[17]</sup>、情报助力决策<sup>[18]</sup>、强

国必须具有强大情报系统<sup>[19]</sup>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覆盖科技、文化、经济、医药、生态、安全、国防、军事等领域的大情报学学科体系已成为可能。

情报学的学术思想通过其理论、基本原理及相关应用反映出来,情报学理论与基本原理主要围绕着情报工作实践、情报的属性、情报的增值等研究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例如,有关文献分布规律的相关理论,有关信息组织的有序性原理、相关性原理、重组理论等,有关信息利用的相关性原理、最小努力原理等,有关刻画情报属性的隐藏原理、小世界原理等,有关情报量化的对数透视原理和可视化理论等,这些理论构成了情报学的基本知识体系,体现了情报学学术体系基本框架。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面对海量、多样化、不断变化的数据,如何从中挖掘并分析情报,对情报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样,也为丰富情报学学术体系带来了契机。

随着大情报学科的建立,情报学学科布局更加完善,情报学知识体系更加成熟,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框架及国家战略需求下,情报学话语体系需要拓展,话语力度期待加强,话语权亟需重塑。国家的科技规划、科学评价、科技预测、科技竞争等期待通过情报学知识体系来阐释,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传承、全民健康、应急事件处理等领域也希望情报学有所作为,国家安全、军情研究、国防科技等领域更需要加强情报功能。因此,情报学必须要有所担当,把握时代机遇,增强话语能力,重塑在国家战略中的话语地位。

## 2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关系解析

一门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的。学科体系确定学科话语的空间,虽然学科可能会跳出这个空间发声,但话语的作用会大大减弱;学术体系显现学

科的话语能力和核心话语权,只有厚重、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知识体系才能保证学科话语的权威性和认可度;学科的话语体系表现为学科研究成果的落地和学科理论方法的应用,学科话语体系必须以学科体系为框架、以学术体系为核心来阐释本学科对社会发展和相关问题的见解。

## 2.1 大情报观背景下的情报学学科体系

众所周知,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情报学学科是情报在生产、交流过程中所涉及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等构成的知识体系;从信息链角度来看,情报学学科是从数据和信息到知识、情报,再到情报服务的过程中采用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等构成的知识体系;从大情报观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视角来看,情报学学科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的学科,是具有横断性质的学科,是具有决策支持能力的学科。

围绕情报学学科建设,许多学者发表过自己的观点。马费成等从新文科背景出发,提出图书情报学建设要关注四个方面:关注社会需求、重视交叉融合、加强理论创新、坚守人文传统<sup>[20]</sup>。包昌火等认为,情报学学科体系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总体国家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围绕 Information 的 Intelligence 化这一研究任务展开的知识结构体系和理论框架<sup>[21]</sup>。杨建林提出了融合 Information 思维与 Intelligence 思维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基本框架,该框架由情报学基础理论、支撑理论、情报与情报学史、情报方法技术体系等构成<sup>[22]</sup>。李广建等认为,情报学的体系架构是将情报学理念、思维、意识、原则运用于各应用分支学科(科技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安全情报学、经济情报学、医学情报学、农业情报学),它们共同构建了情报学学科体系<sup>[23]</sup>。

有关情报学的分支学科,也有不少学者对某分支学科进行过专门论述。卢胜军等解析了钱学森的科技情报思想,从情报的实践性、科学性、完备性、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指导性、集成性、思维性、针对性等方面,阐述了钱学森的

科技情报理论体系<sup>[24]</sup>。商瀑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论证了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强调应根据情报特点、情报制度、情报理论建立国家安全情报学科,使之成为探寻国家安全情报战略、国家安全情报观,并以情报应急方案为实践导向,增强国家安全风险治理能力、提供情报支撑的综合性科学<sup>[25]</sup>。高金虎从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实践的视角论述了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认为该学科体系包括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实践、历史和思想,并强调理论源于实践、历史阐释缘由与规律、思想经过积淀形成理论等内容<sup>[26]</sup>。

上述研究成果从各自角度探讨了情报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为我们全面架构情报学学科体系提供了一定启示。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建设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满足国家安全与发展之需要,树立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建设满足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对情报需求的大情报学科框架。这个框架要求各分支情报学能够各司其职,且相互之间彼此融合和促进。因此,大情报观下的情报学应是一个能够适应国家战略需求的情报学学科体系,涉及科技、经济、农业、医学、环境、能源、军事、安全、国防等多个领域。这些不同领域的情报学,在理论、方法、技术上相互融合,在职能上各守其职,在各自领域充分展现情报能力和发挥情报作用,在科学研究上加强协作,积极联合各领域学者攻克学术难关,承担国家有关重大攻关项目,最终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国家战略发挥重要作用的情报学学科体系。

## 2.2 守正与拓展的情报学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解释学科研究对象、发展规律,并形成体系化的理论和专门知识。一门学科的学术体系由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学术命题、逻辑阐释和专门知识构成。情报学学术体系是将情报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并形成情报学体系化的理论和专门知识,具体包括:阐释情报学基本原理和基

本范畴,凝练和探索情报学研究的学术命题和应用领域,提出情报学思想内涵、时代内涵、知识体系。所以,情报学学术成果是以问题为导向、运用情报学理论与方法、产生以情报为主体、具有原创性的情报产品。

新的环境、新的需求以及学科交叉促使情报学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发生变化,也推动着情报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传统的以文献和信息为研究对象的情报学原理是建立在小样本和有限数据基础之上的(如参考文献[9]和[10]),但在大数据环境下,这些原理需要验证,需要拓展,更需要创新。如巴志超等学者提出,大数据语境下的情报学基础理论需要重构<sup>[27]</sup>。过去,军、民情报学研究各自为政,分别沿着各自领域发展,但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框架下,大情报学科的发展需要两者融合。如卢胜军等认为,军民融合为情报概念、原理、规律等内核变化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和政策环境,情报学理论呈现出从分离、分散、分化逐渐向共性趋同、相互融合、共通内核发展的特征<sup>[28]</sup>;杨国立等认为,从信息链要素及其之间相互转化关系上可梳理出军民情报的共同基础,并以此为依托融合两者的基础理论<sup>[29]</sup>。

笔者认为,在新时代和大数据环境下,作为交叉性学科的情报学,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有效地吸收并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保证情报学理论研究具有更大的创新空间,知识体系能够得到更大的拓展。

学科交叉会为情报学研究带来许多新的增长点,促使学术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展。然而,拓展必然导致学科研究的扩散,为保证情报学能够沿着“情报”这一核心发展,学术共同体对新形势下的情报学学科发展已达成共识——守正与拓展。情报学研究在“拓展”中要不忘夯实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同时积极将情报学知识体系、理论方法传播出去,影响其他学科,扩展应用领域;同时,在“守正”中,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知识来壮大情报学学科,保证新的情报学理论、方法和知识体系能够

紧密围绕“情报”这个“根”。

情报学自在我国诞生以来,其基础理论、知识体系历经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从早期基于文献的情报学基础理论,到强调信息的情报学理论,再到网络环境下专注信息构建、信息传播的情报学理论,这些理论除了所针对的对象(文献、信息、网络资源)不同以外,研究成果中都包含了情报产生过程中所依赖的基础理论,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也都在不断地扩展和成熟。今天,我们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数据科学理论、人工智能技术等均影响着情报学的研究,情报学理论亟待拓展与创新,需要新知识的注入,当然,新的情报学学术体系在拓展过程中必须牢记“守正”。

### 2.3 凸显情报的情报学话语体系

“话语”是指人们说话的语言或写下来的文字。学科话语体系主要指用学科的核心知识、基本理论来阐释问题的话语表达体系。情报学话语体系是指用情报理论、情报思维、情报知识来阐释学术问题,解决现实问题,即用情报知识奠定话语基础,用情报理论树立话语核心,用情报思维展现话语技巧,以体现情报学的话语自信,表现与其他学科不同的话语创新,展示情报学的核心话语权。情报学话语权来自于学科知识体系,更需要学科的自信、责任和担当。

话语体系的作用主要通过话语权来体现,话语权不仅仅是说话的权力,更是指话语产生的效果和影响。话语权的大小主要通过话语的影响力来体现,如考察话语主体阐述的言论是否影响他人的观念和行为,是否影响决策部门对政策的制定等。情报学话语体系及核心话语权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 (1) 文献规律和科学评价的情报话语

情报学最早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基于文献的理论,如反映文献分散规律的布拉德福定律、反映文献中词频规律的齐普夫定律、反映论文作者分布的洛特卡定律,以及反映科技文献增长和老化规律的相关理论,等等。近几十年来,情

报学界根据文献引用关联建立了引文索引,开创了许多与引用相关的文献引用分析理论。因此,借助文献相关理论,情报学在核心期刊、引文索引、引文分析、期刊评价、学术评价等方面的话语权应当体现出来。通过话语让学界真正了解它们的功能和作用,而不是曲解和片面地使用它们。以引文索引为例,它不只是用来评价期刊,更主要的是可以通过引文分析来了解科学源流,展现学科或研究领域的交叉,发现学术共同体,通过引用分析来进行客观的学术影响力评价,同时能够帮助科学管理和规划部门进行科学管理和制定科研规划,等等。

#### (2) 学术资源建设与服务的情报话语

情报机构是最早开展信息资源建设的机构,情报学对信息构建、信息采集、信息组织、信息处理、信息检索、信息分析、信息服务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对“信息—知识—情报”的转换以及信息的再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念。因此,情报学科对学术资源架构、组织、分类、处理、检索以及服务方式具有独特的话语地位。例如,围绕学术资源建设如何满足学术研究、科技查新、科研管理、学术规范的要求,情报话语在服务理念、科技安全、广泛传播等方面均具有独特的功能。

#### (3) 科学发展与科技规划的情报话语

我国情报学科最初是面向科技发展和科技情报人才培养而建立的,长期以来情报学科与情报工作作为我国的科技发展、科技创新、科技振兴、科技规划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情报话语在科技发展和科技规划中的重要作用。借助于情报理论与方法,利用情报分析手段,不仅可以展现科学研究的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而且可以通过对新技术、新材料的功能分析,预测将会引发的产业革命。同时,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分析,可以为国家、地区、行业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供建议。因此,情报学借助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科能力,在引领学科发展、探索科学未来趋势、预测新的产业革命,以及为国家、地区、行业领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供建

议等方面具有情报话语。

#### (4) 面对国际竞争中的科技对抗、科技竞争的情报话语

竞争情报是情报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支持危机预警、提供决策依据、进行技术跟踪、促进组织学习,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战略或战术为导向的竞争情报,以技术或竞争目标为导向的竞争情报,以及研究对手、研究自己、研究市场、研究行业等<sup>[30]</sup>。面对国际竞争中的科技对抗、科技竞争,情报话语尤其重要,同样,针对国际科技竞争中所遇到或潜在的“卡脖子”技术的情报分析,也需要竞争情报在其中发挥作用,发出情报话语。

#### (5) 军事国防安全外交的情报话语

情报工作源于军事,在军事形势分析、世界军事发展潮流、战略和战术分析中,情报都发挥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军事科技、国防科技的发展需要情报做参谋和科技发展趋势分析,国家安全也需要情报来保障。因此,军事形势、军事发展潮流等需要军事情报的话语;军事科技发展、国防科技发展需要科技情报、国防情报、军事情报提供话语;国家安全需要来自安全情报的话语。

#### (6) 其他领域话语

大情报学科的体系框架及情报学的话语会涉及许多领域,虽然这些领域和专业可能不属于情报学,但从情报学理论、思想、知识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发出话语,可能会起到独特的效用。如针对信息经济与经济发展指数的情报话语,预测和防范金融危机、金融风暴的情报话语,针对环境、生态、健康、现实社会问题的情报话语,有关智库建设的情报话语,有关应急响应、国际关系与外交问题的情报话语,等等,这些情报话语可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些领域的专业话语进行补充。

## 2.4 三个体系之间关系的解析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之间密切相关,彼此之间是范围、内容、形式的关系,即

学科体系确定了话语范围,学术体系体现了话语内涵,话语体系展示了话语表达方式。更确切地说,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是话语体系的基础,学科话语体系的形成源于该学科具有明确研究对象和框架的学科体系以及具有扎实、深厚专业知识的学术体系,没有完善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没有厚重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知识体系,学科话语能力就会减弱,话语权就得不到保证。

### 3 结语

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环境,情报学应坚持“守正”与“拓展”方略;积极“拓展”,把先进的理念、技术、方法拿进来,并把核心成果应用出去;同时不忘学科本质、不离学科基点,坚定“守

正”,加强学科能力建设,守住“情报”这个“根”。确保学科的“守正”与“拓展”能够更好地展现学科话语魅力、话语权,滋养学科核心竞争力和话语体系。

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是建立在完善的学科体系、扎实深厚的学术体系之上的,有底气、有思想、有自信、有感染力、有影响力、有主导权的学科话语体系需要学科的理论、思想、知识的强有力支撑。情报学话语体系建设首先要紧跟时代,深入探索,不断完善学科理论,以开拓的视野构建话语体系,确保中国特色情报学能够发情报思想之声、在国家战略中展现情报之魂、落实情报决策支持之力,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负时代,在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02).(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N]. People's Daily, 2016-05-19(002).)
- [2] 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N].山西政报,1956(18):38-61.(Zhou Enlai. Report o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econd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N]. Shanxi Zheng Bao, 1956(18):38-61.)
- [3] 周晓英,陈燕方,张璐.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历程与发展规律研究[J].科技情报研究,2019,1(1):13-28.(Zhou Xiaoying, Chen Yanfang, Zhang Lu.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law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career in China[J].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9, 1(1):13-28.)
- [4] 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191-196.(Information Science Encyclopedia of China Editorial Board. Information science encyclopedia of China[M].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0:191-196.)
- [5]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世纪历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史(1920—2020)[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69.(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Century history: century history of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1920-2020)[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0: 69.)
- [6] 王伟.我国高等医学信息教育25周年发展历程述要与评价[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0,19(11):4-7.(Wang Wei. Twenty-five year development course of higher medical information education in China: a brief review and evalu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0, 19(11):4-7.)

- [7] 谢晓专. 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建[J]. 情报资料工作, 2012(4): 17-21. (Xie Xiaozhua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curity information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12(4): 17-21.)
- [8] 赵晓. 1979—2013年“图书情报一体化”理论研究述评[J]. 公共图书馆, 2013(4): 23-27. (Zhao Xiaoxiao. Review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from 1979 to 2013[J]. Public Library Journal, 2013(4): 23-27.)
- [9] 马费成. 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构建[J]. 情报学报, 2007, 26(1): 3-13. (Ma Feicheng.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ts construction of theory system[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07, 26(1): 3-13.)
- [10] 梁战平. 我国科技情报研究的探索与发展[J]. 情报探索, 2007(7): 3-7. (Liang Zhanping.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 China[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07(7): 3-7.)
- [11]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J]. 情报学报, 2017, 36(11): 1209-1210. (Nanjing consens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ce work[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7, 36(11): 1209-1210.)
- [12] 苏苏宁. 新时代情报学教育的使命与定位[J]. 情报学报, 2020, 39(12): 1245-1252. (Su Xinning. The mission and positioning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20, 39(12): 1245-1252.)
- [13] 王玮康, 杨国立. 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型科技情报工作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44(6): 50-54, 49. (Wang Weikang, Yang Guoli. Leading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in support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21, 44(6): 50-54, 49.)
- [14] 邓胜利. 健康中国战略与图书情报服务创新[J]. 图书情报知识, 2018(2): 4. (Deng Shengli.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8(2): 4.)
- [15] 魏翠翠, 金璐, 刘彬. 助力产业扶贫的农业科技情报服务实现路径研究——以五华高山红薯产业为例[J].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 36(2): 6-10. (Wei Cuicui, Jin Lu, Liu Bin. Study on realization paths of agricultural sci-tech information service to aid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taking alpine sweet potato industry in Wuhua County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Guangdong Agriculture Industry Business Polytechnic, 2020, 36(2): 6-10.)
- [16] 谢晓专. 公安情报学与情报学的关系研究[J]. 情报杂志, 2012, 31(6): 1-7. (Xie Xiaozhu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cs[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2, 31(6): 1-7.)
- [17] 做好国家情报工作, 维护国家安全利益[J]. 现代世界警察, 2018(3): 127-128. (Do better 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J]. Modern World Police, 2018(3): 127-128.)
- [18] 赵丽娟, 王大龙, 李昊青. 构建决策情报服务体系的思考[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2, 35(7): 24-27. (Zhao Lijuan, Wang Dalong, Li Haoqing.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cision-making intelligence service system[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12, 35(7): 24-27.)

- [19] 高金虎. 一个情报强国的崛起路径——以美国为例[J]. 情报杂志, 2020, 39(1): 1-9, 62. (Gao Jinhu. The path of a rising intelligence power: the American approach[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20, 39(1): 1-9, 62.)
- [20] 马费成, 李志元. 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前景[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 46(6): 4-15. (Ma Feicheng, Li Zhiyuan. Future prospec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0, 46(6): 4-15.)
- [21] 包昌火, 金学慧, 张婧, 等. 论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建[J]. 情报杂志, 2018, 37(10): 1-11, 41. (Bao Changhuo, Jin Xuehui, Zhang Jing, et al.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8, 37(10): 1-11, 41.)
- [22] 杨建林. 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再认识[J]. 现代情报, 2020, 40(1): 4-13, 23. (Yang Jianlin. Re-thinking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Modern Information, 2020, 40(1): 4-13, 23.)
- [23] 张庆芝, 李广建. 情报学体系架构初探[J]. 图书情报研究, 2020, 13(1): 5-13. (Zhang Qingzhi, Li Guangjia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2020, 13(1): 5-13.)
- [24] 卢胜军, 赵需要, 栗琳. 钱学森科技情报理论体系及其意义[J]. 情报科学, 2012, 30(9): 1418-1423, 1435. (Lu Shengjun, Zhao Xuyao, Su Lin. Qian Xuese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heory system and its significance[J]. Information Science, 2012, 30(9): 1418-1423, 1435.)
- [25] 商瀑. 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论纲: 研究对象、学科特点、体系及研究方法[J]. 情报杂志, 2018, 37(8): 6-11, 17. (Shang Pu. Construction outline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studies: research object,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and research methods[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8, 37(8): 6-11, 17.)
- [26] 高金虎. 论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兼论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对象[J]. 情报杂志, 2019, 38(1): 1-7. (Gao Jinhu. On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work and research object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studies[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9, 38(1): 1-7.)
- [27] 巴志超, 李纲, 周利琴, 等. 数据科学及其对情报学变革的影响[J]. 情报学报, 2018, 37(7): 653-667. (Ba Zhichao, Li Gang, Zhou Liqin, et al. Data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2018, 37(7): 653-667.)
- [28] 卢胜军, 周静, 牛海波. 统一情报论视角下情报学理论体系研究进展[J]. 情报学进展, 2020, 13: 85-119. (Lu Shengjun, Zhou Jing, Niu Haibo.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fied information theory[J].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2020, 13: 85-119.)
- [29] 杨国立, 李辉. 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基础分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 43(5): 80-84. (Yang Guoli, Li Hui. The analysis on integration foundation for military and civil intelligence studies[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20, 43(5): 80-84.)
- [30] 沈固朝. 竞争情报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37-43. (Shen Gucha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8: 37-43.)

苏新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 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 2021-04-01; 修回日期: 2021-06-09)